

男人帝国

李宏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男人帝国

——男人的世界——

男

人

帝

国

李 宏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男人帝国 / 李宏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153-4981-7

I. ①男…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1309 号

责任编辑: 王飞宁 孙梦云

封面设计: 瞿中华

内文设计: 林业

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1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10mm×1000mm 1 / 16 31 印张 398 千字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内容提要

随着巨大而厚重的铁门一声沉闷的轰响，刘明汉与邓天和正式离开了那间阴暗、潮湿，充斥着汗水味、男性荷尔蒙味、尿臊味的房间，顶着毒热的太阳从监狱走了出来。毛子美为答谢他俩，企图让两人成为商界白领。神秘的向总用点石成金的能力让刘明汉摆脱了冉玉的控制，邓天和毅然回到川北乡下采石场创业。几年后，刘明汉与邓天和都成了行业领军人物。一天，慧明大师半闭着眼睛丢给刘明汉一句话：你的生命不能承受太重。藏区之旅后，刘明汉去了寺庙，毛子美在西藏挂职时为救藏民牺牲，邓天和断然做出了惊人之举……高耸入云的男人帝国更加眩目。随之，与三个男人形影纠葛的四个女人也各有了归宿。神奇的命运解码，独特的生命诠释，魔幻的男人帝国。

—
目
录
—

引子/001

第一章/002

第二章/020

第三章/040

第四章/060

第五章/082

第六章/110

第七章/128

第八章/148

第九章/176

第十章/204

第十一章/238

第十二章/262

第十三章/288

第十四章/310

第十五章/342

第十六章/374

第十七章/412

第十八章/440

第十九章/462

生活的碎片如此精彩（代跋）/484

引子

躺在海拔5309米的荒原上，邓天和望着若隐若现的雪山，对刘明汉说：我的体能已经到了极限，让我歇一会儿再看看云彩和雄鹰！说完，邓天和把登山行头扔到一边，将人体打开摆成一个舒展的“大”字，躺在裸露了石头和残雪的大地上，嘴里喘着呼呼的粗气，胸腔里发出隐约可现的咚咚呼呼的敲击声。此时是正午12点。太阳好耀眼啊！天空湛蓝如洗，云朵洁白地奔涌着，除了人的喘息声音，没有虫鸟没有动物，周围静极了。刘明汉将手里的两个贝壳举起来在阳光下照着，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听见了吗？寺院转动经筒的声音很浑厚，如果跳起来，我们也许能够抓住飞去的云朵。邓天和并不理会，而是喘着气缓缓地说：我们应该下山了！毛营长可能在哪里等我们呢！

／ 第 一 章 ／

太阳竟然是紫色的，你信吗？真的，紫得有些泛红，一个一个光圈套着，闪烁着光芒，很是耀眼。空气很新鲜也很潮热，猛地吸几口，竟然有嫩玉米一样甜甜的味道。

邓天和笔直地站在太阳下保持着 he 以前当兵时的姿势，立正了望着狱警，嘴角微微上挑，脸上读不出是什么表情。阳光下，隐约可以看见 he 嘴唇四周密匝硬实的胡茬儿。而另一个男人刘明汉在灼热的阳光下似乎有些晕眩，晃了几晃险些摔倒，但他还是保持住了定力，转身向狱警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领导，谢谢您这几年的关照，等我们有了出头之日，一定报答您。一身警服的大个子狱警两只手分别重重地搭在邓天和和刘明汉的肩上，沉默了一阵后，才一嘴京腔地调侃说：咋，3年1000多天呢，还没待够？爷看见你们都烦了，还舍不得走啊？这地方可不再欢迎你们。邓天和说：谢谢李管教这几年的关照。被称作李管教的狱警说：北京奥运会虽然结束几个月了，但这天仍然蓝得如同洗过一般，出去好好泡个澡搓搓泥，认真吃顿饭，逛逛鸟巢、水立方。看见那边的几个人了吗，可能是接你们的家人呢，别让他们等久了！一向讲话硬邦邦的狱警突然间变得很有人情味了，这多少有些让人不太适

应。刘明汉傻傻地笑着接过话说：我这人说话算数，如果有一天我发达了，就捐款把你们这大铁门改成电动门，就再也听不到大铁门沉闷的响声了！狱警脸上再次绽放出笑容：臭小子快滚蛋吧，如果真有那一天，我去给你当保安！

刘明汉说：我一定不让您当普通保安，工资翻一倍，不，要当就当保安公司老总。狱警在刘明汉胸上捶了一拳头：快滚蛋吧，你臭小子别再回来麻烦爷就行，贫了呱叽的，快走吧，别让人等久了！狱警竟然放声笑了，狱警真的是笑了，笑得很真实，还两次称自己是“爷”，这可是少有的事，也是邓天和、刘明汉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点儿也不夸张的笑，突然间感觉狱警很真实很可爱。

刘明汉和邓天和这才拎起地上的帆布箱包，晃晃悠悠地离开高墙电网间已经生锈的大铁门。随后便传来铁门关上后发出的沉重声音，高墙内的警犬也随之附和了两声，身后的世界很快又陷入了沉寂。

五月天啊，北京的郊区已经完全绿了，虫鸣鸟叫，花也粉嘟嘟地鲜艳着，土狗在道上吐着绯红的舌头闲逛，几个驾着“三蹦子”的农民小贩在向路人推销从南方运来的水果和饮料，摩托车驶过留下了黑烟，骡马留下的粪便上还有绿头苍蝇在追打。没有人在意拎着帆布箱包白被褥的刘明汉、邓天和与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更没有人去猜想他俩与北京东郊这座监狱的关系。打民国开始，这座监狱已存在了近80年，一些建筑虽几经改造，但仍然坚固着老旧着。据老管教干部讲，1976年大地震，周围有很多房屋都垮塌了，但这座监狱仍然顽强地挺立着。有多少人在这里蹲过监狱不得而知，在这里蹲过监狱的有革命者有反动派，也有强奸犯、卖淫女、骗子等，当然也免不了有错判的人，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几乎每天都有人从外面进去从里面出来。这里的人，包括狱警，都没有什么光荣感和自豪感，他们远离城区，生活不便，城里的灯红酒绿与这里毫不沾边，找老婆更是难上加难。而住在附近的老

百姓心里也不舒坦，外村的姑娘都不太情愿嫁来这里。这里的地名叫“七间房”。

一个久违的声音传了过来：刘明汉、邓天和，这边呢！这声音很厚实，是那种很地道的北京味。刘明汉和邓天和都看见了站在不远处阳光下的三男一女以及他们身后的面包车，他们的时空在相距不到3米的地方凝聚了短短的几十秒钟。这天以前的3年时间里，刘明汉和邓天和习惯了别人叫他们的狱号。在监狱里，邓天和是168号，刘明汉是169号，除了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真实姓名的人并不多。

着一身名牌短袖衬衣的帅气男子，披一脸尴尬但很热情的笑容，迎着大铁门的方向走过来做出要与刘明汉、邓天和拥抱的样子，但这个动作只在空中停留了一瞬间便消失殆尽：兄弟，我这一生至死也忘不了我们之间的友情，走，咱先回城里，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聊。今天是5月20日，是我们兄弟的共和元年，一切从今天开始。说完，穿名牌短袖衬衣的中年人从刘明汉、邓天和手中抢过被褥提包，一声“他妈的见鬼去吧！”东西已经飞到了远处的水沟里。邓天和的眼睛冷冷地盯着穿名牌衬衫的帅气小伙子看了一阵，才不紧不慢地低声说：那包里面有我这1000多天所写的日记。说完，疾步走向臭水沟捡回了帆布包。而刘明汉却蹲在了地上，用双手解开脚上的帆布解放鞋，从包里掏出一双“三接头”的军用皮鞋换上，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哝着：这双皮鞋还是您送我的呢！穿上一定提劲。

穿名牌短袖衬衣的帅气小伙子叫毛子美。仔细审视，毛子美有三十七八岁，夸张出来的帅气和做派掩饰不了他的沉稳、灵秀、优越，他的眉头似乎始终在思考着，眼睛里全是语言。

邓天和并不理会毛子美，而是径直走到干瘦老头面前轰的一声就跪下了：爸，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妈妈和妹妹。被邓天和称作爸爸的老人并不理会邓天和，脑袋以45度角仰望着远处的天际一言不发，眼角滚

出了一串浑浊的泪水，发出长长的叹息声。站在老头身边的女孩20岁左右，将邓天和扶起来说：哥，我们回去吧，妈在家等你呢！邓天和这才将目光移向妹妹，用手抚摸了妹妹的头说：小琪，你放心，哥这一辈子劫难结束了，我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让你们每天享福。小琪便左手挽着邓天和，右手挽着父亲，三双手紧紧地攥在了一起，亲情在空气里在田野里荡漾着，彩蝶也飞舞起来，庄稼和草儿都翠翠地绿着，让人感觉爽快无比。随即，车就发动了，开始向前移动，只有刘明汉换下的“解放鞋”还静静地笨丑地躺在原地，散发出恶臭的气味。一条野狗冲上来，在刘明汉扔下的胶鞋前嗅了嗅，发出几声狂吠，摇着尾巴恹恹地离开了。

丰田面包车大约行驶了1个小时，才在西三环外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前停了下来。一个穿红色工装的门童将车门一打开，两位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女子就迎了上来：毛处长，首长已经在楼上黄山厅等你们了。邓天和的父亲邓礼国、妹妹小琪及刘明汉的弟弟，与这座酒店，与眼前的人，一下子变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灰暗而埋汰的，没有音乐没有阳光没有节奏；一个世界是明媚的，到处是鲜花是笑声是张扬。一些人脸上洋溢着喜悦，一些人脸上满是惊恐惶惑。

毛子美发现了刘明汉和邓天和的局促尴尬，立即发出一串爽朗笑声，对穿白色长裙的女子说：冉玉，你前面带路，咱们先进房间冲个澡，让老爷子再等一会儿，好饭不怕晚嘛。被称作冉玉的女人，干净、消瘦、沉着，给人一种不可亲近的威仪。刘明汉和邓天和以前见过冉玉一两次面，冉玉以前是毛子美的女朋友，现在是毛子美的老婆。

1个小时也就是60分钟3600秒，多短的时间啊，短得如同一只蚊子在耳朵边嗡了一声，也就是一节课加一个课间休息的时间。从房间里再出来，行走在香格里拉酒店客房通往餐厅的走廊上，邓天和、刘明汉就如同换了一个人，上帝制造未知，人类创造未来，毛子美和冉玉点石

成金般成就了帅哥。邓天和一身笔挺的铁灰色西服，淡红色衬衣，原本有些蓬乱的头发也妥帖了；刘明汉则是红色名牌夹克，白色西裤，棕色皮鞋。原本邓天和是不大愿穿西服的，穿西服必须得人模狗样地端着挺拔着，还很做作。为什么要穿西服呢？西服是西方人的脸和皮，而大部分中国人的身材和气质，似乎更应该着中国人自己的服饰。但洗完澡出来，原来穿的衣服没有了去向，放在床上的袜子和短裤都是全新的，还散发出淡淡的香水味。毛子美提示说：都得穿西服，穿上西服，人就有了精气神，这里是五星级酒店，很讲究这个。虽然他俩的神情与装束有些与众不同，拘谨且有些猥琐，双手不知道是放在裤兜里还是背在背后，但他俩毕竟精神了许多，腰杆挺得比当年当兵时“拔正步”站大门岗时还要直。刘明汉说：我真想唱两句《小白杨》。邓天和瞪了刘明汉一眼，刘明汉立马就收住了脸上洋溢着的幸福。

客房通往餐厅的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淡红色的，让人感觉有些眼晕，踩在上面，行走的人如同飘在云上，短短的一二百米路，竟然显得很漫长，与几个小时前在监狱里面的感觉完全不同。邓天和看一眼刘明汉，刘明汉怯怯的表情已经放松了，一脸“白区”革命者到了“解放区”的表情，而其他人的表情也完全迥异。监狱生活打掉了自己当兵时炼就的骄傲和自信，而现在已经不是在监狱而是在首都的五星级酒店了，为什么没有一点儿幸福快乐的感觉呢？难道真的不能脱胎换骨了吗？

两位着蓝色旗袍、身材修长、面容姣好的女子横在了邓天和、刘明汉、毛子美面前。两位女子几乎是同时身体向前鞠了一躬：毛处长好，各位客人好，欢迎光临香格里拉国际大酒店，首长已经在这里等你们一阵了。说完，两位美女手一挥，完全格式化地将门推开，引领着大家进了餐厅。

这是一个怎样的餐厅啊，邓天和目测了一下，足足有70平方米，这若在监狱可以住40多个人呢。偌大的餐桌上已经摆上了时令水果的各种

冷盘，最显眼的是茅台和叫不上名字的红酒。见邓天和一行人进到餐厅，坐在宽大的奶黄色沙发上的一位老人立即站起来发出了一串“好哇好哇”的沉稳声音。没有人知道这位保养得面色红润、头发一丝不乱的老人嘴里发出的“好哇好哇”是表达什么意思。是邓天和、刘明汉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好？还是大家到席了好？刘明汉知道，这长者应该就是大家所称的首长了。毛子美先告诉邓天和与刘明汉，这位老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然后将邓天和、刘明汉分别介绍给老人。老人先是将右手伸出来与邓天和握在了一起，左手在邓天和的肩膀上拍了拍，手很厚重也很温暖，然后便与刘明汉，邓天和父亲、妹妹以及刘明汉的弟弟都如法炮制了一番，脸上始终洋溢着亲切慈祥的笑容。只有这一分钟，邓天和的脸上和心里才渐渐地暖和起来。

老人拉着邓天和父亲邓礼国的手说：老哥啊，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我们是半个老乡加亲戚，你今天就坐我的身边。我有糖尿病，医生不让喝酒，但我也得喝几杯，今天高兴啊，毕竟孩子们出来了，一切都重新开始了。你看看这俩年轻朝气的孩子，多帅气多精神。十几年前，我在你们的家乡做过三年地委书记，对老区人民有感情啊，那里的人们都很朴实、善良、勤劳。

按照毛子美的安排，邓天和坐在父亲身边，刘明汉坐在首长的右边，毛子美坐在邓天和旁边，之前一直在大门口打手机的冉玉和另一位女同志及邓天和的妹妹邓小琪就随意坐下了，偌大的桌子显得人很稀疏，而杯盘餐具则显得既高端又繁多。

毛子美见服务生把酒都满上了，就走到首长身后说：爸，大家都饿了，咱们开始吧？此时的毛子美已经没有当年当营长时那样挺拔、潇洒、霸气，而是温顺、乖巧、得体、言听计从，诚然一副“顺男”模样。

本来一脸热情的首长突然间脸就拉了下来，声音不高但很威严地批评毛子美说：就这样开席你对得起为你做出牺牲奉献的两位兄弟吗？你

吃得了喝得下吗？中国人是靠情义活着的，每一个人都要常怀感恩之心，要对得起生命中经过的每一个恩人。黄秘书，去把我准备的两份礼物给我取过来。

刚才陪首长喝茶的年轻小伙子立即取来两个封好的大牛皮纸袋，放到首长面前。首长满眼慈祥地对着一桌人说：今天孩子们出来了，我们又团聚了，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提议三杯酒。这第一杯，为了孩子们全新的生活重新开始，明天的阳光会更美好。第二杯，我今年64岁了，还有一年就退休，但我会一直关注你们今后的生活和工作，这是我作为一个长者的庄严承诺。第三杯，希望你们今后的事业越来越强大，因为你们是最优秀的男人。说完，首长将三小杯酒倒入一个大玻璃杯，一仰头就喝了下去，动作极其干净利索，以至于秘书企图阻拦也没有来得及。刘明汉和邓天和以前在部队见过的首长都是军人，并没有见过地方首长，更没见过北京的中央首长，但他俩知道毛营长有一个当大官的父亲。两人见毛首长如此豪迈地饮酒，一桌人也就端起酒杯喝了，但酒桌上的气氛却一直没有热烈起来。而桌子上已经开始有了热菜，一只红色的龙虾被宰杀成了残缺不全的尸体，头须还在冰块上颤抖着，形状惨不忍睹。

首长站起身将两个牛皮纸袋分别推到刘明汉和邓天和面前，仍然一脸真诚地说：孩子们，今天没有外人，这是我们老毛家全家人的一点心意，你们别在这里打开，吃完饭回房间再看。子美对我讲了你们两家人的情况和你们俩的能力素质，我相信我的眼睛，你们的未来一定前程似锦。

一直一言不发的邓天和的父亲突然端起酒杯站起来说：天和，我们家一辈子没有白拿过别人的东西，没有占过任何人的便宜，首长给的东西如果太贵重了，一定不能要！儿子你一定要记住，咱穷要穷得干净，饿要饿得光鲜，富要富得正当，天下没有免费的宴席。吃完这顿饭，我们就回乡下，开个“农家乐”或去南方打工，过自己的太平日子。来

吧，咱一家人敬首长一杯酒。

首长一听邓天和父亲的话，笑声立即宏亮地穿破整个餐厅：老哥你客气了，支持孩子们的事业是我这个长辈应该做的事，孩子们愿意留在北京，冉玉已经给你们的工作做了安排，如果孩子们执意不愿留在北京，也可以回去发展，我在你们家乡还有点人脉底子，但东西你们一定要收下。

刘明汉站起来说：天和，留下来吧，我们生死患难都共过了，我们一起创业一起打拼，我们一定能成功的。无论怎样，我都要留下来，刚才我弟弟讲，扩建公路时家里的房子被拆迁了，我回去也没有去处，留在北京干餐馆行，当保安也行，咱当过兵，什么苦都能吃，加上有了这三年多监狱生活，我们多大的困难都能挺过去。邓天和没有抬头也没有回应刘明汉的话，而是一直埋头滋滋地喝着小碗里的汤，仿佛大家的讲话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毛子美见场面有些尴尬，就拿起酒壶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酒，站起来说：我们三兄弟这一生血肉相连，永远也不能分开。冉玉的公司发展得很好，上星期又注册了一家广告文化发展公司，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我与冉玉商量过了，这家公司她只做董事长，总经理你们俩来做，利润四六分成，你们四我们六，赚了是你们的，赔了是我们的。信得过信不过我，都把杯子里面的酒喝了，现在集中精力吃饭，具体事情下来我们再商量。说完，毛子美自己先干了杯。邓天和发现，此时的毛子美已是满脸眼泪，眼泪是那么亲切那么真实，这才是当年那个英俊的营长啊！

一直在一旁没有发言的邓小琪冷不丁地站起来插话说：能在北京发展，是我们乡下人一生的梦想，哥留不留我不管，我愿意留下，当个打字员都行，冉玉姐能收下我吗？冉玉的眼睛在邓子琪脸上盯了足足有5秒钟，邓小琪的眼睛亲切、自然、真实，如同一条没有受过任何污染的山涧溪流。这双眼睛击垮了冉玉的咄咄逼人，她意味深长地问邓小琪：

你是叫邓小琪吧？什么学历？以前做过什么工作？已经坐下的邓小琪如同学生回答老师提问一样再次站起来，毕恭毕敬地回答说：大专，学的是财会，刚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呢。邓小琪是那种典型的四川姑娘，个子不高，皮肤白皙，长长的辫子，腰很细却不失丰满。

冉玉迅速与毛子美交流了一下眼神后说：小琪这么漂亮清纯，脑子也挺灵活，就这么定了，正好我已经安排薛秘书去法务部当副经理，你就跟我做秘书好了。薛岱，你用一个月时间带她熟悉业务，学会开车拿到驾照。刚才在大门口与冉玉一道迎接的漂亮女孩站起来与邓小琪交流了一下眼神，盯着冉玉表态说：董事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邓小琪不失时机地说：我会开车也有驾照。但冉玉却不再理会邓小琪，而是一脸热情地转身给邓天和的父亲盘子里挑菜去了。

一顿饭足足吃了两个多小时，只是首长和他的秘书吃到一半就提前走了，声称下午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临离席时，首长与每个人都握了手，首长特别对邓天和的父亲说：老哥你放心，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基本觉悟和道德标准，只要我家孩子有饭吃，就绝对不让你家孩子饿着。首长还给冉玉交代：抓紧给他俩都配上手机和车，休息两天就尽快上岗，他们离开正常生活太久了。邓天和一行人就先将首长送到门口，父亲也伸出他那宽大而又粗糙的大手，佯着腰与首长握别。

一觉睡醒，已经是傍晚6点。

刘明汉感觉自己的嗓子已经干得快冒烟了，两三年不喝酒，竟然一喝就醉了。若放在几年前，半斤八两酒也只当是漱口。刘明汉吸了吸鼻子，一缕淡淡的香水味扑面而来，这是久违了的气息，一下子就浸入了心脾，清清淡淡的很爽心。刘明汉睁开眼睛一看，床边竟然站着一位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女子。她将双手握在一起放在小腹前，脸上

绽放出淡淡的笑容，见刘明汉已经醒来，女子立即端起一杯水递到刘明汉面前：刘总您感觉好些了吗？我是冉董事长办公室的客户经理，我叫唐顿，大唐的唐、安顿的顿，毛处长他们已经在楼下的车上候您了，晚饭安排在“醉江南”，您抓紧洗把脸，我去门外等您。随之，高跟鞋敲击出的美妙节奏就渐行渐远了。唐顿？糖囤？刘明汉的思想开小差了。一个如此气质高雅的北方高个儿美女，怎么就取了这样一个不男不女的名字？如果与唐顿站在一起，如果唐顿穿高跟鞋，我刘明汉会不会比她高？想着想着，刘明汉竟然很诡异地笑出了声。

刘总，我他妈的现在是刘总。我刘明汉再也不是监狱里的168号，是刘总了！刘明汉的脑子在飞速地转动着，并没有遵从唐顿的意见立马坐起来穿衣服。刘明汉有个习惯——裸睡。在监狱里三年，刘明汉一天也没有裸睡过，安睡在酒店这样宽大舒适的被窝里，一切似乎都是新的，气温适度，安然寂静，就是睡死在这被窝里也比在监狱里幸福呢。而监狱里面呢？拥挤，男人的汗液味，半夜里男人们“撸管子”发出的号叫声音和浓烈的腥味，冬天干冷夏天潮湿，一切犹如隔世。刘明汉心想，难道真的是“换了人间”吗？难道真的苦尽甘来了吗？唐顿的香水味飘走了，头脑渐渐清醒了，屋子里便没有了幻想的空间。刘明汉足足在床上又待了3分钟才起来抓起床头柜上的矿泉水狂饮下去，又抓紧时间洗了把脸，对着镜子喷了洗漱台上的男士香水，抹了擦脸油，才不紧不慢地出了门。打开房门，刘明汉发现唐顿并没有走远，就站在门口的过道里与人通电话。她高挑、白皙、气质高雅、谈吐得体，这就是唐顿给刘明汉的第一印象。

见刘明汉从屋里出来，唐顿立即堆出一脸笑容说：刘总，你补这么一觉可真管用，一下子年轻了10岁呢，很有文艺青年的范儿。刘明汉并没有接唐顿的话，但他的脑子却在飞速地思考着。在刘明汉的眼睛里，唐顿的脸上永远都洋溢着甜美的笑容，难道她们就没有忧愁和苦难？难